

文化视野

异彩纷呈的甘肃小戏

□ 周 琪



环县道情皮影戏 庆阳融媒提供

甘肃小戏源于魏晋隋唐时期被称为“秦声”的甘肃乐舞。宋元明清时期,甘肃的皮影和民间小戏以“兰州影”“甘肃调”“秦腔”“西秦腔”等名目广传于世,形成了独特的板腔体声腔。《凉州志》则言:“古凉州民习秦声已久,甘州亦然。”至明末清初,甘肃小戏已蔚然成风,成为甘肃古代艺术中极具生命力和活力的人民艺术。

甘肃省地方戏曲文化积淀深厚,剧种艺术价值在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独树一帜。既有秦腔、陇剧等大剧种,也有曲子戏、半台戏、玉垒花灯戏、灵台灯盏头戏、高山戏、眉户、三仓灯戏、陇西秧歌戏、崇信弦子腔等数量众多的地方小戏。仅曲子戏就包括通渭、敦煌、华亭、白银、秦安等地十多个分支,可谓遍地开花,异彩纷呈。

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·小戏·甘肃卷·综合分卷》的编纂工作是艺术科研工作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推动戏曲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。

—

2021年,受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安排,我组织实施了《中国民间文学

大系·小戏·甘肃卷·综合分卷》(以下简称《小戏卷》)的编纂工作。在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》总编辑部与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精心指导下,《小戏卷》圆满完成全部编纂和两次审稿工作,于2025年底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。成书近百万字,收录流布于甘肃各地的秦腔小戏、眉户、陇东道情戏、崇信弦子腔、民勤曲子戏、高山戏、敦煌曲子戏、碗碗腔等16个小戏剧种共201个剧目,另有秦安小曲唱词88种。其中秦腔《卖但是》《刘三当地》《芙蓉仙子》,民勤曲子戏《二瓜子吃车》《周文送女》,陇东道情戏《审烟鬼》,高山戏《兴隆客栈》《马成宪讨妻》,敦煌曲子戏《闻太师显魂》,金昌曲子戏《男寡妇哭坟》,镇原曲子戏《挖蔓菁》《种荞麦》等,都是独具甘肃艺术特色的小戏剧目。

根据编纂体例,本书收录范围既有大剧种的小型剧目,也有民间小戏、小剧种剧目;既有属于道情戏系统的陇东道情戏,花灯戏系统的玉垒花灯戏,曲子戏系统的敦煌曲子戏、华亭曲子戏、白银曲子戏、金昌曲子戏、秦州曲子戏、民勤曲子戏、崇信弦子腔、秦安小曲戏,也有属于影戏真人演出的陇南影子腔等。戏曲文献主要来源于



敦煌曲子戏 张晓亮

文化记忆

武威的夏天,干燥而热烈。祁连山横亘天际,沉静巍峨,如大地亘古的脊梁,托举着河西走廊的千年风沙与烟火。作为丝路古道上的千年重镇,凉州大地沉淀着厚重文脉,也留存着质朴鲜活的非遗底蕴。在这片土地上,有两种声音最能体现凉州风骨:凉州攻鼓子铿锵雄浑的鼓点,与凉州贤孝苍凉深沉的三弦弦音,一刚一柔,一急一缓,交织成一抹动人的文化底色。

去年夏天,第一次见到凉州攻鼓子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门元,是在凉州一处朴素的农家院落。小院素净清幽,墙面挂着历代传承人的老照片,墙角立着几面红鼓,日光洒落,将羊皮鼓面晒得温润发亮。

他立在院子中心,抬手、落槌。一声鼓点轰然炸响,震撼庭院。这份震动沉落脚底、贯通周身,空气都随之震颤。接着,鼓点由疏转密、层层递进,黑衣白扣的身姿随

鼓韵起伏,风声凛然。就在这一刻,我突然读懂了攻鼓子的“攻”——不只是征伐,更是奔赴,是河西儿女刻在骨子里的昂扬。古时汉唐将士以鼓声练兵出征、庆功凯旋,军营鼓乐落入民间,褪去杀伐之气,却留存着独属于河西大地的刚健豪迈。

鼓声停歇,杨门元指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,照片上表演者额间有一抹鲜亮的赤红,是攻鼓子艺人勇武精神的象征。墙上整齐陈列着各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影像,构筑起一脉相承的传承梯队。杨门元八岁随父习鼓,十六岁登台,五十余载朝夕不辍。于他而言,攻鼓子早已不是谋生技艺,而是融入生命的热血与宿命。

面对市场演出场次有限、业余表演团体冲



玉垒花灯戏演出队伍在田间巡游(资料图) 冉创昌

听凉州:一鼓铿锵,一弦悠扬

□ 张函曦

击、年轻艺学者难以坚持等发展难题,杨门元从未停下守护非遗的脚步。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,他打破旧俗,培育女鼓手;坚持非遗进校园,二十余年累计培养百余名青少年传承人;个人自筹资金补贴团队演出,保障队伍常态化排练与展演,同时对服饰造型与编排套路进行现代化升级。对于杨门元而言,守正与创新,不是空洞口号,而是用执着与付出为攻鼓子筑牢传承根基。

如果说攻鼓子是凉州大地铿锵不屈的刚骨,那么凉州贤孝便是这片土地慈悲厚重的柔肠,它以苍凉绵长的弦音,抚慰人间烟火、传递良善道义。

凉州贤孝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冯兰

芳的家,隐于凉州寻常巷陌,院落朴素清幽,安然静谧。历史上,凉州贤孝的从业者大多为盲艺人,当地民众亲切地称其为“瞎弦”,这也是一代代盲人艺人以耳为目、以弦为生的真实写照。

屋内,冯兰芳缓缓摸索,取出一副被岁月磨得发亮的皮质指套,细细裹紧指尖,动作娴熟郑重。她戴好墨镜、校准三弦音准,低沉的弦音缓缓流淌,填满整间小屋。

佝偻的脊背骤然挺直,枯瘦指尖轻拨琴弦,粗砺沙哑的凉州方言缓缓吟唱。一曲《小姑娘》娓娓道来,诉说家和万事兴的朴素道理。苍凉婉转的唱腔,化作温柔治愈的弦音,唱尽人间温情与善意。

“贤孝贤孝,劝人贤,教人孝。”这是冯兰芳

从无数先辈创作的艺术奇迹中一路唱来,讲述着历史的深沉、家国的沉浮、人情的悲欢,铸就了一部属于人民,讲述人民故事、生活、精神的历史文本。今天的甘肃小戏,已成为陇原大地极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艺术门类,不断阐释着甘肃文化艺术的人文内涵和艺术特色。如何让戏曲文献“活”起来是《小戏卷》课题组面临的最大难题,也是最有价值的挑战。

玉垒花灯戏又称为“玉垒花灯”,是甘肃省的传统戏曲剧种,也是甘肃小戏剧种中剧目丰富、体量较大的民间戏曲。该剧种最早出现在陇南市文县玉垒乡一带,唱腔高亢、委婉、明朗,唱法独特,剧情曲折生动,风格质朴,简洁风趣,具有较强的大众性。课题组先后两次深入文县玉垒乡玉垒坪村,对当地花灯戏民间班社开展田野调查,通过观看演出、召开座谈会、访谈传承人等形式,深入了解当地民俗文化、历史背景,取得了重要发现。课题组不仅录制了玉垒花灯戏《么蛮子拜寿》《香山还愿》《阴阳扇》《三看亲》等传统经典剧目,还从班社中发现了20多件清代及民国时期的玉垒花灯戏演出戏服,为玉垒花灯戏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实物资料。课题组与民间艺人、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人促膝长谈,共同谋划玉垒花灯戏的传承与创新,对发展方向提出新思路,对重点关注的实际困难共商破解之道。

四

艺术科研只有脚踏实地,扎根人民,才能有发展有作为,才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切实的贡献。通过《小戏卷》的研究和实践,我们深感好的舞台艺术作品具有思想意



义、美学意义、社会意义,不仅能够提升群众文化素质,繁荣群众文化生活,还能够抚慰心灵,凝聚力量。

在艺术科研的战线上,只有一步一个脚印,踏踏实实一个一个项目地干,才能筑牢研究根基,收获真正有分量的学术成果。《小戏卷》编纂团队历时四年、历经艰辛,最终编纂出版了这套具有文化艺术价值的珍贵戏曲文献。这是古代戏曲文献整理、民间文学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,也是做好当代古籍整理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项目。《小戏卷》的付梓出版,仅仅是我和团队在中国戏曲文献整理研究和活化利用工作的开始。

最后,让我感谢那些在《小戏卷》编纂中帮助过我的各位民间艺术家与文化工作者。没有他们的坚守与贡献,就没有甘肃小戏的今天。

(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·小戏·甘肃卷·综合分卷》,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总编纂,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。周琪,甘肃省歌剧院党总支书记、研究员,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·小戏·甘肃卷·综合分卷》主编)